

诱发道德情绪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郑信军, 何佳娉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 目的:探究不同效价的诱发道德情绪对人际信任感的即时影响。方法:以 140 名大学生为被试,以视频短片为材料,实验性诱发其正性、负性道德情绪,检测诱发结果对于被试倾向性与情境性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①正性和负性道德情绪存在诱发后效的显著差异;②诱发正性道德情绪能显著提高被试的情境性人际信任,而诱发负性道德情绪则显著降低了被试的倾向性人际信任;③高移情被试在诱发道德情绪条件下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情境性人际信任。结论:诱发道德情绪能一定程度改善个体的人际信任。

【关键词】 道德情绪; 人际信任; 移情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4-0508-04

Influence of Inductive Moral Emotion on Undergraduates' Interpersonal Trust

ZHENG Xin-jun, HE Jia-pi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mediate influence of inductive moral emotion on interpersonal trust. **Methods:** 140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in which some videos were used to induce positive moral emotion and negative moral emotion, and examined its consequence on the dispositional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ontextual interpersonal trust. **Results:** ①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ducing effect of positive moral emotions and negative moral emotions, and the former resulted in higher interpersonal trust than the latter. ②Positive moral emotion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contextual interpersonal trust of undergraduates. On the contrary, negative moral emotions diminished their dispositional interpersonal trust. ③In the condition of inducing moral emotion, individuals with high empathic ability presented higher contextual interpersonal trust than individuals with low empathic ability in this study. **Conclusion:** Inductive moral emotion can improve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trust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Moral emo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Empathy

积极情绪被认为有助于拓展人们瞬间的知行能力,有利于建构身体资源、心智资源和人际资源,从而对个体的适应具有广泛的功能与意义^[1]。特别是,爱、崇高、自豪、感激等典型的积极情绪不仅有着心理状态和行为的一般性激活,而且还使这些被激活的趋向具有道德内涵。Haidt 在其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基础上认为^[2],移情激活利他,感激促使互惠,道德情绪放大了道德直觉的机能,加强了履行当前的道德行为的可能性。Leffel 等认为^[3],道德情绪可以荟萃为一个相互建构、彼此拓延的内隐联想网络,当我们心怀感激之时,需要同步激活移情以估量他人恩情的价值和施恩付出的代价,需要真诚地信任施与者提供的帮助,并谨怀谦恭之心和崇敬之情。

某种特定的道德情绪到底能否激活其它动机领域的道德心理活动和行为?情绪效价以及个体的固有特质在其中起何样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希望实验性诱发愤怒与崇高这两种情绪,并考察其对人际信任的影响。选择愤怒和崇高作为负性与

正性诱发道德情绪的代表,是因为道德义愤激发了人们恢复道德秩序的直接行动,并促使犯过者改正,因此它被认为是最接近道德情绪的本质^[4];道德崇高是当人们注意到他人以特别值得称赞的,甚至是超乎寻常的方式履行道德行为时而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它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慈善、虔诚和自我牺牲等道德美所诱发的典型道德情绪。选择人际信任作为道德情绪诱发后效的观测变量,一方面是因为当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基于依恋动机的道德情绪能力时,它与道德义愤和道德崇高分属于不同的道德动机系统,但又共同构筑了关爱的情感基础^[5],能典型地验证 Leffel 的内隐网络模型;另一方面人际信任作为整合认知、情绪和行为的社会心理结构,兼具稳定性和情境性特征,如同一块试金石,不但能有效解答上述问题,同时也进一步促进我们探讨道德情绪诱发后效的复杂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

采用 3×2 的两因素协变量设计,组间变量为诱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CGJY006YB)资助

通讯作者:郑信军

发道德情绪(正性情绪、负性情绪、控制情绪)、性别(男、女),协变量为移情水平,因变量是被试的人际信任(倾向性人际信任和情境性人际信任)。

1.2 对象

从浙江省两所高校随机抽取本科大学生共 282 名,其中,30 名被试(男女各半)用于视频短片诱发情绪的评定,102 名被试用于自编情境性人际信任故事的初步测量学检验,150 名被试用于正式实验,所有被试平均年龄为 22 岁。正式实验最终有效被试为 140 人,其中,男生 72 名,女生 68 名。

1.3 研究工具与材料

1.3.1 道德情绪诱发材料 针对不同靶情绪剪辑 4 个视频材料,每个约 10 分钟。正性情绪视频内容分别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暴走妈妈”陈玉荣(视频 A)和道德模范信义兄弟孙东林(视频 B)的事迹,负性情绪视频内容分别为南京大屠杀剪辑(视频 C)和餐厅孕妇遭殴事件(视频 D)。每个视频均选用在预测试验中获得的 2 个情绪体验高频词,如正性情绪标识词为崇高、感动,负性情绪标识词为愤怒、无耻,观看视频后以 9 点计分评定给定情绪标识词的强烈程度。4 个视频按拉丁方顺序分别呈现给 30 名被试并进行评定。最终选用具有高均值(情绪感受强烈)以及低标准差(内部一致性较高)的视频 B 和视频 D 作为刺激材料。

1.3.2 人际信任量表 采用 Rotter 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s, ITS)作为倾向性人际信任测量工具,ITS 量表用于测量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陈述可靠性的估计。量表由 25 个题目组成,采用 5 级记分法,分数越高,人际信任度越高。

1.3.3 情境性人际信任测量工具 情境性人际信任测量采用自编问卷,问卷包括“借项链”、“银行卡”、“开锁记”、“网银援助”等四个情境投射故事,所有情境故事主题较为一致,信任对象涉及一般同学、邻

里、保姆、老乡等关联度中等的个体。每个故事的记分采用“端点选择区分法”^[6],即要求被试以接近赞成(信任)或不赞成(不信任)两端的百分概率做出选择。四个故事的同质性信度 α 系数为 0.553,基本可以接受。

1.3.4 移情测量问卷 采用梅拉比安移情量表(MES),由 28 道题目组成,采用 9 点计分。得分越高则表示移情能力也越高,原量表由梅拉比安编制,国内经韩丽颖修订^[7]。

1.4 研究程序与步骤

实验分组进行,告知两个情绪诱发组本实验目的是为了考察情绪对记忆的影响,随后分半以 AB、BA 顺序播放靶情绪诱发视频,播放前指导语强调视频播放结束后将考察对视频内容的记忆,播放后则告知被试为考察他们的延时回忆能力故在正式记忆测验之前插入两个问卷(倾向性与情境性人际信任)填写,两个问卷同样按 AB、BA 顺序填写,之后被试接受移情问卷测验和简单的视频内容回忆及诱发情绪评定。控制组被试则直接按 AB、BA 顺序接受两个人际信任问卷的测验,最后填写移情问卷。

2 结 果

2.1 视频材料的道德情绪诱发效果评估

表 1 表明,两段视频分别较高程度地诱发了被试的正性道德情绪和负性道德情绪。在视频 B 中,被试更显著地将所诱发的的情绪标识为崇高;在视频 D 中,被试更显著地将所诱发情绪标识为愤怒。

表 1 视频材料的诱发情绪评定(n=140)

	视频B(信义兄弟)		视频D(孕妇遭殴)	
	崇高	感动	愤怒	无耻
M \pm SD	7.92 \pm 0.907	5.73 \pm 0.971	7.59 \pm 1.15	6.05 \pm 1.44
t 值	16.87***		9.32***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表 2 不同诱发情绪条件下大学生被试的人际信任(n=140)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无情绪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倾向性人际信任	70.39 \pm 12.96	70.05 \pm 6.43	63.08 \pm 5.72	68.86 \pm 4.47	67.92 \pm 5.56	71.27 \pm 7.78
情境性人际信任	167.44 \pm 65.53	214.60 \pm 53.98	120.40 \pm 52.63	137.32 \pm 43.16	140.42 \pm 47.93	154.27 \pm 59.00

2.2 诱发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以诱发道德情绪和性别为自变量,两种人际信任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由于两种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278$, $P<0.01$),故调用 Multivariate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2、表 3),性别变量在两种人际信任上都存在显著的主效

应,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倾向性人际信任和情境性人际信任;诱发道德情绪也有着显著主效应,多重比较结果表明:诱发正性道德情绪组比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组有显著更高的倾向性人际信任($MD=4.45$, $P<0.05$)和情境性人际信任($MD=61.05$, $P<0.001$),同时也比控制组有显著更高的情境性人

际信任($MD=41.75, P<0.001$);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组比控制组有显著低的倾向性人际信任($MD=-3.87, P<0.05$)。另外,诱发道德情绪和性别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表3 不同情绪启动类型和性别的方差分析($n=140$)

变异源	因变量	df	Mean Square	F
道德情绪	情境性人际信任	2	45196.838	15.321***
诱发类型	倾向性人际信任	2	242.405	4.108*
性别	情境性人际信任	1	23446.270	7.948**
	倾向性人际信任	1	298.579	5.060*
道德情绪诱发	情境性人际信任	2	3785.282	1.283
类型×性别	倾向性人际信任	2	105.808	1.793

2.3 移情与诱发道德情绪、人际信任的关系

将移情作为协变量加入,进行两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诱发道德情绪和性别依然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F_1=1.92, P>0.05; F_2=1.27, P>0.05$),诱发道德情绪对于倾向性人际信任和情境性人际信任的主效应依然显著($F_1=3.40, P<0.05; F_2=14.36, P<0.001$),但性别则失去了对两种人际信任的主效应($F_1=0.35, P>0.05; F_2=2.66, P>0.05$),即,控制了移情水平之后,性别的主效应就消失了。因此,可以认为性别变量本身对人际信任没有独立影响,不同性别被试由于诱发情境唤醒的移情水平的差异而导致人际信任的差异。剔除性别变量,以诱发道德情绪为自变量,移情水平为协变量进行单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诱发道德情绪对两种人际信任依然有显著主效应($F_1=3.35, P<0.05; F_2=12.69, P<0.001$),而移情对两种人际信任的协变量效应也显著($F_1=5.19, P<0.05; F_2=5.14, P<0.05$),这说明,移情可能干扰了诱发道德情绪影响人际信任的结果,需要就变量关系进行重新设计。为此,采取极端分组法取移情分值最高和最低各33%被试,作为极端高分组($M=185.83, SD=6.43$)和极端低分组($M=149.62, SD=7.41$),同样与诱发道德情绪一起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尽管移情与诱发道德情绪没有显著交互作用($F_1=0.54, P>0.05; F_2=1.29, P>0.05$),但移情在两种人际信任上主效应均显著($F_1=4.77, P<0.05; F_2=6.02, P<0.05$),而诱发道德情绪在情境性人际信任上主效应显著($F=10.99, P<0.001$),在倾向性人际信任上则没有显著的主效应($F=2.02, P>0.05$)。以上结果表明,移情水平显著地影响人际信任,但同时移情水平也微妙地影响着诱发道德情绪对人际信任的作用过程。

3 讨 论

3.1 诱发道德情绪效价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考察道德情绪的道德动

机功能和对道德认知、行为的调节功能,因此,只要是具有“无私的诱因”和“亲社会的行为倾向”特征的情绪,无论其效价如何,都是属于道德情绪的范畴^[4]。以本研究所诱发的愤怒为例,尽管其为负性情绪,但它担当着道德秩序守护者的角色^[8],是最未得到正确评价的道德情绪。因此,我们假设认为,无论是负性的愤怒还是正性的崇高,都有可能积极启动移情,从而激发起某种道德力量对人性 and 人际关系持相对积极的态度。然而从实验结果来看,无论对于情境性人际信任还是倾向性人际信任,正性和负性道德情绪都存在诱发后效的显著差异;而且与控制组相比,诱发负性道德情绪还会显著降低被试的倾向性人际信任。这一结果似乎寓示,诱发情绪的效价比情绪性质对于积极促进其它领域的道德知行意义更大。然而应该看到,诱发负性道德情绪并没有导致显著低于控制组的情境性人际信任,因此上述结果与支持心境一致性假设的研究并非完全一致^[9]。Han等人也认为^[10],情绪活动中对个体与情境关系的认知评价比情绪效价更会影响决策与判断,而且,每一种情绪都特定地对后续活动产生影响,也许对于如愤怒这样的一些负性道德情绪来说,它们可能更容易带来的是行动的倾向性而非深层认知或态度的变化。

3.2 人际信任的稳定性和脆弱性

西方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人际信任理解为个人稳定的心理特质,而事实上,信任经常是不确定情境中的暂定反应,它依赖于信任双方的人际互动和情感距离,同时还受到特定情境下所伴随情绪的左右。因此本研究假设认为,诱发的道德情绪未必会影响被试相对稳定的倾向性信任,但总会对被试投射于特定情境的信任偏向造成影响。从结果上看,这个假设得到部分验证,即正性道德情绪的诱发能显著提高被试情境性人际信任,却未能提高被试的倾向性信任。然而微妙的是,负性道德情绪并没有显著提高或减低被试的情境性人际信任,反而是显著降低了相对稳定的倾向性人际信任。换言之,如崇高、自豪、感激等正性的道德情绪能暂时性改变人们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信任,对他人抱以相对乐观的期许,但却未必能改善人们较为根深蒂固的信任倾向,而诸如愤怒、鄙视、厌恶等负性的道德情绪未必会影响人们特定情境的认知加工,却可能会破坏人们的信任倾向。这和负性情绪偏向的观点保持一致,对正性情绪的加工更多地受个体差异的影响,但人们会普遍地倾向于注意、学习和利用负性情绪的适应机能^[11,12],这也寓示着人际信任的脆弱性:建立一种稳定的信任

不容易,而破坏信任却极为容易。

3.3 移情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移情被理解为一种知觉和体验他人感受,与他人的情感经验产生共鸣的能力,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倾向,它独立影响人际信任的结果也与一些相关研究一致^[13]。然而更值得玩味的是本研究中移情的协变量作用,它不仅澄清了性别变量与人际信任的关系,而且也澄清了道德情绪诱发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即道德情绪诱发事实上是很难真正撼动个体作为稳定特质的倾向性人际信任的,而且,移情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诱发道德情绪与情境性人际信任的关系,通过对移情变量的极端分组,我们发现诱发道德情绪对于低移情被试的倾向性和情境性人际信任都没有显著效应,而对高移情被试的情境性人际信任却有着显著影响,这反映了被试的移情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特定情绪性刺激的易感性和对后续情境的应对特点。当然,尽管我们测量的是特质移情,并将其放置于各项测量之末,以避免先期测量导致对被试移情的唤醒,但诱发情绪过程和情境性人际信任投射故事所唤醒的状态移情也将不同程度地影响情境性人际信任的评定。因此,有待具体区分特质移情和状态移情,并探测它们在诱发情绪和人际信任之间的内在关系。

参 考 文 献

- 郭小艳,王振宏. 积极情绪的概念、功能与意义.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5): 810-815
- Haidt J.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2007, 316(18): 998-1002
- Leffel GM, Fritz ME, Stephens MR. Who cares? Generativity and the moral emotions, Part 3. A social intuitionist "ecology of virtue".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008, 36(3): 202-221
- Haidt J. The moral emotions. In Davidson RJ, Scherer KR, Goldsmith HH.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52-870
- Leffel GM. Who cares? Generativity and the moral emotions, Part 2. A "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of moral motiv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008, 36(3): 181-201
- 李朝旭. 社会判断的内隐与外显过程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韩丽颖. 特质移情和状态移情及其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Rozin P, Lowery L, Imada S, et al. The CAD triad hypothesis: A mapping between three moral emotions (contempt, anger, disgust) and three moral codes (community, autonomy, divi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6(4): 574-586
- 宋灵青,李玉环,刘儒德. 情绪与认知方式对决策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1): 116-118
- Han S, Lerner JS, Keltner D. Feelings and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The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7, 17(3): 158-168
- Vaish A, Grossmann T, Woodward A. Not all emotions are created equal: The negativity bias in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134(3): 383-403
- 崔芳,罗跃嘉. 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加工情绪面孔的 ERP 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4): 390-393
- Feng J, Lazar J, Preece J. Empathy and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A fragile relationship. Behaviou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4, 23(2): 97-106
- Patton MQ.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Colaizzi P.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s the phenomenologists view it. In Vaile R, King M.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alternatives for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48-71
- Wang X, Gao L, Shinfuku N, et 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earthquake-related PTSD in a randomly selected community sample in north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0, 157: 1260-1266
- Kun P, Han SC, Chen XC, 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survivors of the Wenchuan 2008 earthquake in China.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09, 26: 1134-1140
- 黄河清,杨惠琴,韩布新. 汶川地震后不同灾情地区老年人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10: 1275-1277
- 北川政务网.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口. <http://beichuan.my.gov.cn/bcx/1658169087802474496/20080617/305295.html>, 2008-06-17

(收稿日期:2011-01-16)

(收稿日期:2011-02-24)

(上接第 507 页)